

腦功能通訊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簡介

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創立。目的是提倡本港對腦功能心理學知識的改進，鼓勵及推動有關本港腦功能心理學的臨床應用及學術研究，促進及加強與本港、國內及海外有關專業機構的通訊聯繫。為達到以上目的，本會致力出版通訊、組織興趣／研討小組、舉辦以本地及外地講者帶領的研習班／工作坊，並進行研究工作等活動。有興趣加入者，請向本會索取申請表格，或於網頁 www.hkna.org/assets/HKNAform.pdf 下載。有關學會資料，可瀏覽網址 www.hkna.org。

主席

鄭淑儀女士

副主席

張美珍博士

財務

梁淑賢女士

秘書

黃美庭女士

委員會成員

陳瑞燕教授

區美蘭博士

何豔芝女士

榮譽顧問

Dr. David Salmon

Dr. Dean Delis

Dr. Igor Grant

Dr. Marilyn Alberts

李頌基醫生

黃珍妮教授

趙鳳琴教授

活動回顧

腦功能心理學國際研討會：腦與行為科研在東西方之峻程 (9/12 – 12/12/2003)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腦功能心理學會及另外五個籌辦單位成功地聯合主辦了於香港舉行的首個有關腦功能心理學的國際性研討會。該次研討會吸引了超過二百位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美國、台灣、日本及歐洲國家等人士出席及參與。本會對各國的專業人士及學者對該研討會的廣泛支持及認受性表示衷心的感謝。藉著他們的參與及投入，是次研討會方能順利達致促進東西文化兩地的專業人士、科研人員及學者就腦功能心理學方面之學術思想交流。



關於本會的最新資訊

更新委員會內閣成員



由主席鄭淑儀女士及副主席張美珍博士為首的新一批委員會內閣成員經已落實。本會希望隨著內閣成員的改組，於貫徹本會一向的宗旨之同時，亦能於來年更熱心和主動地推動本港有關腦功能心理學的活動及發展。

特別消息

與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INS) 建立專業聯系及 專享研討會註冊費用之優惠

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與 INS 官方網頁之專業聯系近日正式成立。凡屬本會之會員，於日後註冊報名由 INS 籌辦之研討會時，皆可獲 INS 會員專享的折扣優惠。與 INS 之專業聯系不單肯定了本會之國際性定位，而且有助未來資訊與知識的相互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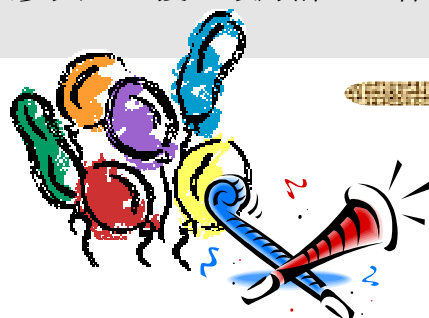
Chinese Board of Neuropsychology 之正式成立

首個 Chinese Board of Neuropsychology 已於近日正式成立。目的是為那些有意研習和應用腦功能心理學知識的亞洲科學家提供相關並合乎專業信譽認可的註冊及考試。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榮幸地獲委員會邀請聯合籌備有關考試及各項訓練課程和計劃方面的設計及資源調配等工作。有關訓練課程將由本地及海外的腦功能心理學專家授教。詳情請密切留意本會之網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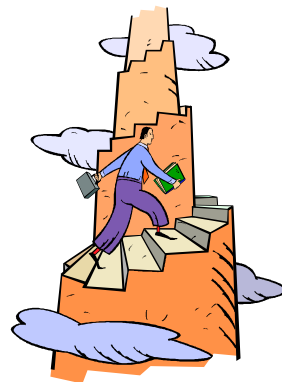


喜訊!

1. 恭喜陳瑞燕教授(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始創人兼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教授)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 2004 年度 Early Career Award 的殊榮。這是對她為腦功能心理學發展，特別針對中國人而作的研究，所付出的投入、熱誠、貢獻及成就的一項認可及榮譽。
2. 陳教授亦獲 National Academy of Neuropsychology (NAN) 的邀請出席他們於上月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第廿四屆周年研討會，並主持研討會當中的一個工作坊 --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Asian-Americans: Strategies, Approach, and Recent Empirical Developments”。該工作坊吸引了約三十人參與，並獲一致好評。工作坊的內容將於日後的期刊雜誌內發表。



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的成立已邁向第六個年頭了。自一九九八年，由一羣對腦功能心理學有興趣，並有志於香港發展這門科學的臨床心理學家創立至今，本會的發展已順利渡過了萌芽的階段。本會的會員數目於過往幾年持續穩步遞增，而出席本會籌辦之學術講座及研討會的人數亦令人鼓舞。此外，本會於致力匯聚東西方腦功能心理學知識所扮演的角色，已被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及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INS) 所肯定。當中令我感到欣喜的一件事，就是本會已獲 INS 的允許為相方之網頁建立連結，反映了 INS 對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之認同。更值得高興及感到榮幸的，就是本會會員於日後出席 INS 的研討會可獲準繳交 INS 會員尊享的註冊費用。



今年本會的最大盛事要算是由香港中文大學、美國的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及中國的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和 Hushan Hospital 攜手合辦的腦能心理學國際研討會了。當日有過二百位參加者出席及參與該次研討會，而多個工作坊亦獲一致好評。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一直以來都積極籌辦這類社群活動。

我相信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無論在本地或國際上都已扎好了結實穩固的根。現在它要邁向其成長階段的新一頁，並覆行改善腦功能心理學的香港水平及協助中國大陸發展這門科學這兩個使命。隨著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的不斷成長，是時候換上新面貌，改組領導班子，好讓新的意念和遠見得以引進本會。我有幸能出任過去六屆的香港腦功能心理學會主席一職，並見證它的創立和發展，可說是我人生中之一大光榮。我想藉此機會感謝本會的所有幹事，感激他們竭盡努力協助創立本會，及過程中為我付出的耐性。當本會主席的其中一個最大得著，我認為是與眾幹事們建立的那份友誼，以及大家甘苦與共，共渡充滿歡笑和理性的日子。讓我再次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最後，讓我為新的領導隊伍獻上誠心的祝福。





區美蘭博士(臨床心理學家)
伊利沙伯醫院, 香港

自香港大學受訓畢業成為臨床心理學家後，我便開始在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繼而在葵涌醫院，分別為兒童及成年人提供臨床心理服務。其後，我隨丈夫移居英國倫敦，在那裏，我首次為長者服務，並接觸腦功能心理學這門科學。我很榮幸能於數所著名的教育醫院，包括 Guy's 和 St Mary's 擔任首席臨床心理學家一職。此外，我亦在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它是當時英國的唯一一所提供上述訓練課程的學府) 接受臨床腦功能心理學的培訓。自一九九五年回港後，我分別在聯合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繼續我的臨床工作。

縱然我是一位臨床治療師，我亦希望一直以來我所做的，絕大部份都是有合乎科學理論的。我感到十分幸運，能夠於一九九六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認識陳瑞燕教授。她是一位赴全力獻身於科學研究的學者。我從她身上得到啟發，以使我的其中一個夢想能付諸實現 -- 就是要把科研成果和臨床經驗融為一體。與她合作期間，我們分別於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JINS) 和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 (Jcen) 中發表了有關阿氏痴呆症病患者的記憶特性的文章。

我認為作為一個臨床工作者，每一天面對著每一個真實的個案，感覺就像在大海中翻來覆去一樣，無時無刻都在掙扎著怎樣把書本描述得明確清晰的知識套用到複雜含糊的現實生活當中。複雜的現實生活，不只在於病人所表露的問題，亦包含心理學家的個人弱點和盲點。當你要處理的是人，而不是電腦，的問題時，面對這些掙扎是很難避免的。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別的問題，例如工作機構對咱們心理學家的期望，以及心理學家對如何發展這門專業的想法。事實上，已有很多別的专业人士在積極地學習掌握基本的評估和輔導技巧。一般來說，心理學家用以自居的，是懂得為個案提供有原則和理據支持的分析。可是，假若只會空說，而不付諸於行動，倒頭來，就只會構成失望和挫敗的感覺。

我認為要拓展腦功能心理學的影響，除了認知(思想)以外，心理學家亦不能忽視病人在情緒和生活上的適應。這些思想上的衝激，引發我近期研究有關成年癲癇症病人的生活質素及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並發表了幾篇文章。我很感謝李湄珍教授開始為癲癇症進行不同範疇的研究；同時，我亦感激梁永亮教授在數據分析上的指導。最近，我在進行一項由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贊助的研究計劃，集中探討愛滋病患者的腦功能。該項計劃會於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七年期間，得顧問 Robert Heaton 的指導下，於伊利沙伯醫院進行。

我人生的另一項令人高興的計劃（或是‘混亂的地方’），就是要照顧一個三歲大

的兒子，一個結了婚十五年的丈夫和一個八十歲的父親。我喜歡探索不同的形式的心理治療，甚至那些沒有足夠科學理據支持的。我相信我已充份運用了我大腦的不同部位，但願我能慢慢地老去。因此，在未來的日子，除了要繼續追尋生命的意義外，另一項重大任務就是要減慢身體和精神的老龄化速度。



自一九九零年起，我便在澳洲的 Griffith University 裡的 School of Applied Psychology 任職腦功能心理學家。Griffith University 是位於昆士蘭州(別稱“陽光之州”)之首都 -- 布里斯本。在大學裡，我負責教授、研究和指導腦功能心理學這門科學。我希望藉著這篇簡短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我的學生時代，直至到為人師表及投身科研的心路歷程。



我首次接觸腦功能心理學這個名稱是在一九八三年當我就讀於新西蘭 Palmerston North 的 Massey University 的時候。把我帶進這門學術領域的就是我的第一位啓蒙老師 -- Dr. Ken McFarland。起初，一向深受行為學家 Watson 和 Skinner 影響的我對研究腦與行為的關係並不感興趣。不過，其後事情起了變化。當我與 Dr. McFarland 著手進行一項榮譽計劃去評價當時新制定的 Luria-Nebraska Neuropsychological Battery (Golden, Purish, & Hammek, 1980)的效用時，我深深被這位俄國腦功能心理學家，Alexander Luria，的文憲及他提出的理念所吸引；從此便激發起我對腦功能心理學的興趣。



David Shum,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Applied Psychology
Griffith University Nathan QLD, Australia 4111
E-mail: D.Shum@griffith.edu.au

在我畢業那年，當得知 Dr. McFarland 將要返回老家澳洲的時候，我便毅然決定跟隨他往澳洲去繼續進修腦功能心理學。感激 Dr. McFarland 的支持，我最終獲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取錄為博士研究生。由於八十年代中期的西方社會開始對頭部創傷問題及其影響發起關注；因此，我當時的研究主要圍繞封閉式頭部創傷對專注力的影響。Dr. McFarland 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導師，他不但教曉我有關腦功能心理學的知識、研究方法、統計學分析及寫作技巧，他更鼓勵我於學習期間發表文章。當我的

一些文章成功地獲發表後，我便立志畢業後繼續發展我的研究工作。

幸運地，當我完成我的博士課程，我便獲聘請為 Griffith University 剛開設的那所心理學學校裡的一位導師。就在這時候，讓我碰上了人生中第二位啓蒙老師 -- John O’Gorman 教授。雖然他不是一位腦功能心理學家，他卻非常支持我的研究興趣和意念，並給予我很多機會和明智的見議。他的寫作技巧更是精湛，我亦從他身上學會了很多有關攢寫科學文章的技巧。

過往十五年裡，我真的很享受在大學任職腦功能心理學家，因為這裡給予我很大的自由度去實行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計劃。我的研究範圍已逐漸擴大至涉及記憶、計劃、組織、靈活思考等認知功能。此外，我亦對發展腦功能評估工具感興趣，例如，我為不懂中文字的人設計了一套用中文字體作為評估圖像學習和記憶能力的工具 (Shum, O’Gorman & Eadie, 1999)。我認為使用中文字來評估圖像記憶能力比常用的幾何圖案要好。原因是中文字較為複雜、不熟悉及較難用言語描述。除研究工作外，我亦享受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教授和指導好學的學生，以及穿梭世界各地去結識其他腦功能心理學家，並交換研究意念。



我很感激有這樣的機會來跟你們分享我，作為一個在美國執業的華裔腦功能心理學家，的經歷和感想。首先，請容許我對我的專業背景稍作介紹。我於一九八二年在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洛杉磯，加州) 取得博士學位。其後於紐約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的 School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完成博士後課程。現任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的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裡的副教授，及紐約 Unity Health System 的腦功能心理學總監。我的臨床工作包括評估及治療因腦部創傷及其他神經系統異常情況(如頭部受創，腦腫瘤，中風，及老人痴呆症等)



Tony M. Wong, Ph.D.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st)



Brain Inju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
Unity Health System, 89 Genesee Street
Rochester, NY 14611, U.S.A.

E-mail: twong@unityhealth.org

所引起的認知及行為問題。我的臨床工作和研究方向著重於輕度頭部受創/腦震盪綜合症(postconcussive syndrome)，腦部創傷，及跨文化因素對腦功能評估及治療的影響。我很榮幸能出任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iv. 40's (Clinical Neuropsychology) Ethnic Minority Affairs Committee 的聯合主席和 National Academy of Neuropsychology 之 Cultural and Diversity Task Force 成員。

有一點關於我個人背景而又與我工作式樣相關的資料，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雖然我出生及成長自美國國土，我卻因繼承了來自中國大陸的父母所流傳下來的祖國豐厚文化及傳統而引以為傲。跟很多早期從中國到美國來的新移民一樣，我的父母原籍廣東台山，而我就在美國經歷著兩種不同文化的觀點與角度中成長。驀然回首，這背景對我個人及專業發展上的影響都極奇深遠，甚至影響我對這個世界的許多看法。

關於我的專業，作為一位學者兼臨床工作者，我對亞洲文化的熟悉和強烈興趣（相比起我的外籍同事）同時帶給我滿足和挫敗的感覺。好的一面，就是我接見很多經同事轉介過來的亞洲裔病人。他們認為基於我對東方文化的認識及了解較他們深，因此，我理應是評估及醫治這班病人的較合適人選。同事亦會徵詢我的意見，以幫助他們的亞裔病人。當然，能夠利用可能是自己特獨的技能和背景去幫助別人，實在令人感到滿足及喜悅。同樣地使我滿足的，就是我有很多機會寫作及教育一些北美腦功能心理學家有關提供臨床服務予亞裔病人的事項與技巧。但在另一方面，使我感到挫敗的，正是現時對亞裔人士大腦功能的認識及了解，以及相關的學術及臨床研究仍是相當貧乏。這對我和同事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對我們為這類病人提供服務的能力，都構成重大的影響。隨著美國不斷遞增的亞裔人口，我曾游說我的同事必須投以更多的關注及資源於這方面的臨床研究，否則我們面對的問題將日益嚴重。儘管有時失望，面對與日俱增的高質素腦功能心理學研究於亞洲地區(特別是香港)湧現，我對將來倒是頗樂觀的。我有強烈的慾望與目標，就是能與在亞洲工作的腦功能心理學家合作，進行實實在在的臨床研究，以協助擴大腦功能心理學對亞裔病人的應用及影響。

